八三：「公關小姐」

侍麗莎走到眼前來，杜康妮發覺她是化了妝的，髮型也很新潮，到底還是成熟的味道多點。

「對不起，我來遲了！」麗莎很有禮貌地道歉。

「沒關係，我也剛到一會兒。」杜康妮說，「昨晚麻煩了你們，我應該有點表示的。對了，我忘記了叫你的男朋友一起來。他是你的男朋友吧？」

「你說丹尼？他是我的朋友，不過，能不能算是男朋友，我也不知道。也許，現在是，將來說不定了。」麗莎說話帶雙關意。

「哦——」杜康妮不明白她的意思。

「好了，咱們別說他。你也不必請他，他沒空來的。」麗莎說，「昨晚，我只是舉手之勞，丹尼可就慘了一點，他車上的新地毡給你弄髒了，害得他要趕着去找人清潔。」

「哎呀，真糟糕，改天你代我向他道歉吧！」

「算了，過幾天他就忘啦！」麗莎笑着說。

叫了東西，杜康妮問麗莎：「今天不必上班嗎？」

「我下午才返工。」她說。

「哦，你幹嘛一行的？」

「你想知道嗎？」她反問。

杜康妮點頭：「只要你願意告訴我。」

於是，麗莎打開手袋，掏出一個香烟盒般的精美金色盒子，打開後，拿出一張也是印得很精美的名片，遞給杜康妮。

她接過名片，一陣幽香撲鼻。名片上，麗莎的名銜是一間大夜總會的「公關小姐」。

「原來，你是做公關的。」

「嗯嗯。」麗莎不置可否地笑笑。我們那裡的「公關」，跟外面的公關可不大相同。

「有什麼不同呢？」

「我們必須招呼客人，陪他們喝酒跳舞。」麗莎說。

八三：親密朋友

馬良曰：「可以寫包單，第一，我已經親身見過你，再約見只不過交代而已，但選美有好多因素。蘇絲，你如果有時間，最好約埋同我傾下。」

蘇絲曰：「現時不可面授機宜？」

馬良笑曰：「你知喇，在工作時間，我好忙。」

蘇絲曰：「是否另約一個時間呢？」

馬良曰：「今晚一齊食飯再傾如何？」

蘇絲欣然，曰：「好。」

馬良馬上定好見面時間地點，蘇絲告辭。

馬良忽然叫住蘇絲，曰：「有一件事幾乎忘記。」

蘇絲曰：「究竟乜事呢？」

馬良曰：「有有男朋友來？」

蘇絲笑曰：「有有男朋友，又關選美乜嘢事？」

馬良目灼灼曰：「當然有關，過去有些佳麗佢得遥。」

個出來，搞出多多事幹嘛。

蘇絲曰：「你指親密個種？」

馬良曰：「有錯，係親密朋友。」

蘇絲曰：「有嘅。」

馬良曰：「真係，唔似嘅。」

蘇絲笑曰：「有個樣睇者乎？」

馬良曰：「你咁靚女，邊個信呀？」

蘇絲曰：「馬生，你不信我亦有辦法。」

馬良曰：「靚女有乜理由有人追嘅。」

蘇絲曰：「有人追自己可以不接受，然否？」

馬良曰：「又係，但我始終認爲你有男朋友。」

蘇絲曰：「一齊飲茶食飯當然有。」

馬良曰：「有事矣，記得約會嘅。」

蘇絲離開馬良寫字間，馬上返旅行社，阿占不在，只有打電話向阿七報告經過。

阿七曰：「對付馬良這種色狼，「於吊住佢，又電下佢，但不可昇」

八三：耳聽傳聞尋到眉目

隔兩張桌子，同坐的「二爺」向櫃上說話——「是老鄉，可不知是那條路上的，傳說他日本話很地道，是個土生子。」老板却說：「頭先係個來吃飯，他正管這件案子，從牆頭上開了花，也未必就是做壞事的。他也說笑話，你們山東老鄉多，甚麽人都有。」這些話明明是講的捉到牆頭人的話，但吳天行只好聽着，不敢探問。

「請教？老鄉！」對面二爺喝到第三杯時，向吳天行應酬，他客氣地答道：「小姓李，來往上海，長崎，也來橫濱做點藥柴生意。請教是？」那二爺笑道：「我小姓牟，跟這老板是真老鄉，烟台人，也是三代老橫濱了，就住在後面不遠。」兩人互敬了一板，便覺親切多了。這姓牟的再添了一次酒，叫了饅頭。漸漸姓牟的談到報上的新聞，他的議論是「現在正給他醫傷，移到紅十字病院去了，剛才有老鄉說的。」

這消息珍貴無比，吳天行次早尋到醫院附近，門外正遇到有馬車送病人到門，抬着進去了。沒料到抬的就是受傷的徐叔度，現在是搬入醫院，爲他取那腿內子彈的。吳老三那裡知道這些，但却不放棄去明湖春吃飯探消息。

八三：「公關小姐」

麗莎很有禮貌地道歉。

「沒關係，我也剛到一會兒。」杜康妮說，「昨晚麻煩了你們，我應該有點表示的。對了，我忘記了叫你的男朋友一起來。他是你的男朋友吧？」

「你說丹尼？他是我的朋友，不過，能不能算是男朋友，我也不知道。也許，現在是，將來說不定了。」麗莎說話帶雙關意。

「哦——」杜康妮不明白她的意思。

「好了，咱們別說他。你也不必請他，他沒空來的。」麗莎說，「昨晚，我只是舉手之勞，丹尼可就慘了一點，他車上的新地毡給你弄髒了，害得他要趕着去找人清潔。」

「哦，你幹嘛一行的？」

「你想知道嗎？」她反問。

杜康妮點頭：「只要你願意告訴我。」

於是，麗莎打開手袋，掏出一個香烟盒般的精美金色盒子，打開後，拿出一張也是印得很精美的名片，遞給杜康妮。

她接過名片，一陣幽香撲鼻。名片上，麗莎的名銜是一間大夜總會的「公關小姐」。

「原來，你是做公關的。」

「嗯嗯。」麗莎不置可否地笑笑。我們那裡的「公關」，跟外面的公關可不大相同。

「有什麼不同呢？」

「我們必須招呼客人，陪他們喝酒跳舞。」麗莎說。

天堂夢斷

文-司馬明　畫-家格

他還是你的讀者呢

李薇打電話與梁雯，她已不在。明天中午十二點，李薇接到梁雯的電話：

「昨天你遲回去？」

「我與他在一起。」李薇說：「回家知道你來電話，打與你，你已不在。京劇怎樣？」

「過得去。同事姓馬，西名尊尼，我們在大會堂的餐廳吃飯，飯後看戲。散場再消夜……」

「昨夜的月亮與中秋差不多。」

「你在什麽地方看的？」

「家中看窗外，昨夜你很高興？」

「是的，告訴你，他還是你的讀者呢！他對我極有好感。」

「祝你們進步神速。」

「你們夫妻在中秋那天如何？」

李薇即告訴了梁雯，彼此談了十分鐘分別。下午五點半，李薇回家，媽咪又在打牌，後來她代媽咪打，媽咪打時未輸，祇爲要到廚房中去了。李薇那天開始時手氣不好，給媽咪輸了些，當媽咪出廚房，李薇「收復失地」，接着局散，贏了二百五十元。

很快是重陽了，這時汪逸芬早已返自蕉風椰之鄉。重陽後一天，他與她同飲午茶，他說：

「我回來後也未問你關于社中的事。」

「他們很努力！」李薇說：「我是對他們注意過多次！」

「你今年吃過大閘蟹嗎？」

「沒有，在上海時候我們吃的是眞正來自洋澄湖的……」

「你把產地再說一遍。」

「洋澄湖。」

「地圖上是『陽城湖』，太陽的『陽』，城市之『城』！」

「我們上海人都說洋澄湖，現在，第一字有有寫太陽的『陽』了。」

「有詩爲証，章太炎夫人湯國黎的名句是『不是陽城蟹味好，此生何必在蘇州』。你不會在香港吃過？」

「阿康說是要與我兩人到外面去吃，家裡人多。」

「其實也祇四個人而已！外面吃貴，所花的錢可以四人吃了。」

「對！我要向他提到這一點，李順父母聽該，老二也是自己的胞弟呢！」（八三）

八三：耳聽傳聞尋到眉目

隔兩張桌子，同坐的「二爺」向櫃上說話——「是老鄉，可不知是那條路上的，傳說他日本話很地道，是個土生子。」老板却說：「頭先係個來吃飯，他正管這件案子，從牆頭上開了花，也未必就是做壞事的。他也說笑話，你們山東老鄉多，甚麽人都有。」這些話明明是講的捉到牆頭人的話，但吳天行只好聽着，不敢探問。

「請教？老鄉！」對面二爺喝到第三杯時，向吳天行應酬，他客氣地答道：「小姓李，來往上海，長崎，也來橫濱做點藥柴生意。請教是？」那二爺笑道：「我小姓牟，跟這老板是真老鄉，烟台人，也是三代老橫濱了，就住在後面不遠。」兩人互敬了一板，便覺親切多了。這姓牟的再添了一次酒，叫了饅頭。漸漸姓牟的談到報上的新聞，他的議論是「現在正給他醫傷，移到紅十字病院去了，剛才有老鄉說的。」

這消息珍貴無比，吳天行次早尋到醫院附近，門外正遇到有馬車送病人到門，抬着進去了。沒料到抬的就是受傷的徐叔度，現在是搬入醫院，爲他取那腿內子彈的。吳老三那裡知道這些，但却不放棄去明湖春吃飯探消息。

八三：親密朋友

馬良曰：「可以寫包單，第一，我已經親身見過你，再約見只不過交代而已，但選美有好多因素。蘇絲，你如果有時間，最好約埋同我傾下。」

蘇絲曰：「現時不可面授機宜？」

馬良笑曰：「你知喇，在工作時間，我好忙。」

蘇絲曰：「是否另約一個時間呢？」

馬良曰：「今晚一齊食飯再傾如何？」

蘇絲欣然，曰：「好。」

馬良馬上定好見面時間地點，蘇絲告辭。

馬良忽然叫住蘇絲，曰：「有一件事幾乎忘記。」

蘇絲曰：「究竟乜事呢？」

馬良曰：「有有男朋友來？」

蘇絲笑曰：「有有男朋友，又關選美乜嘢事？」

馬良目灼灼曰：「當然有關，過去有些佳麗佢得遥。」

個出來，搞出多多事幹嘛。

蘇絲曰：「你指親密個種？」

馬良曰：「有錯，係親密朋友。」

蘇絲曰：「有嘅。」

馬良曰：「真係，唔似嘅。」

蘇絲笑曰：「有個樣睇者乎？」

馬良曰：「你咁靚女，邊個信呀？」

蘇絲曰：「馬生，你不信我亦有辦法。」

馬良曰：「靚女有乜理由有人追嘅。」

蘇絲曰：「有人追自己可以不接受，然否？」

馬良曰：「又係，但我始終認爲你有男朋友。」

蘇絲曰：「一齊飲茶食飯當然有。」

馬良曰：「有事矣，記得約會嘅。」

蘇絲離開馬良寫字間，馬上返旅行社，阿占不在，只有打電話向阿七報告經過。

阿七曰：「對付馬良這種色狼，「於吊住佢，又電下佢，但不可昇」

十：宴會風波

耶律瓊忙道：「先生請說，若不過份，當無問題。」

「第一，請准我去探許文信老師，許老師學問比在下好，遇疑難便請其指點，以免誤人子弟！」

耶律瓊點頭道：「先生精神可敬，自無不許之理。」

「第二，」咱們漢人素來尊師重道，我希望遼人亦能如此，否則何須學我文化？老師之言，學生必須遵守！」

話音剛落，耶律玉即反對。「不行，你若公報私仇，姑奶奶豈不慘慘！」

耶律瓊瞪了她一眼，道：「先生爲人師表，豈會什麽公報私仇，妹子你越來越無規矩了！」韓頭又道：「先生但請放心，除了國家事以及有關遼宋之間的事之外，先生之言，學生自無不遵之理。」

余顧南見她思慮周詳，暗嘆一口氣，只好又道：「在下明早先去拜訪許老師，下午才開始上課，郡主可有異議？」耶律瓊滿口無問題。這一席吃了半個多時辰，才撤去酒席，下人送上香茗，余顧南久未喝過此物，連盡數杯。須知茶葉盛產地均在江南。運至關外，費時失事，其價值之高可想而知，若非富貴官宦之家，如何喝得起？

耶律瓊道：「先生喜歡喝茶，日後學生差小花每日送一壺與先生享用！」

余顧南連忙稱謝，這是他第一次衷心言謝。耶律瓊再說了幾句閒話便長身告辭，末了又道：「先生若有什麽需要，但請小花代辦就行，今後她來此服侍先生！」耶律玉還想單獨與余顧南傾訴別後之情，却爲耶律瓊拉走。「夜深了，先生也得休息，且要備課，妹子不可打擾他！」余顧南巴不得她倆早走，連忙送她們出門。

小花替余顧南鋪好被褥，又要打掃小廳。余顧南忙支使她離開。想起明早要爲人師表，心頭忐忑，是次與他在女眞完顏部教授漢字大不相同，起碼今夜這席酒是正式的「拜師酒」，不能不認眞一點。（三〇一）

二二：未開會議有紀錄

這一天，妙芝來找麗芬，拿了一份會議紀錄給她簽署，在這份紀錄中，麗芬却是會議主席的身份。麗芬一看開會日期，却是三天前的事。

麗芬便說：「我們沒有開過這樣的會議呀？」

妙芝說：「這是爲了應付港府審查才這樣做的。」

「爲什麽要這樣做呢？」

「柏壽投資公司已經成立一週年，當然要舉行週年股東大會嘛，如果不這樣做，怎可以把文件呈遞給港府有關部門審閱呢？」

「既然是這樣，爲什麽不眞的召開一次股東大會？」

「李總裁這樣忙碌，那有這麽多時間。何況，另一位大股東郎嘉先生，根本就不在香港，所以，爲了應付港府部門，只好用這個辦法啦！」

「我們這樣做，豈不是有點不合法嗎？」

「放心吧，在香港，幾乎間間公司都是這樣做的啦。就以我們集團來說，屬下公司有二三百個，一間公司召開一次股東週年大會，那就不得了啦。不要說總裁吃不消，我這個做會議紀錄的女秘書也吃不消呀！」

「你不是同樣要做會議紀錄麽？」

「那怎麽同？眞正的會議紀錄，要參加會議，坐上幾個小時，一項一項紀錄下來。現在這種紀錄却不同，就用舊紀錄打一份，找有關人等簽個名上去就行了。」

二四二：西裝友上門

一個星期後。下午。慧潔在清潔公司的寫字樓做數，兩個做出納的姑娘也忙着。店裡編排清潔工人的體拜天值日表。一輛私家車開到公司門口，停下，門開，走出個穿白夏西裝、白鞋的人，他看了看招牌，踏步走進店子去。

爸爸抬臉看那西裝友，以爲有生意上門，說：

「老板，要我們承包清潔工夫嗎？」

西裝友說：「不是，我來找人。」

「找誰？」

「找——」西裝友抬頭往裡望。

會計部裡，慧潔早已見到此人跨進店子來，她一眼就認出那寃家，但她裝作見不到。這時，樂寶山從二樓的家，沿梯走下閣樓，再走到慧潔的會計部門，他站在慧潔身邊，看岳丈與西裝友對話，他小聲對慧潔說：

「找上門來啦！」

「別理他！」慧潔說，又低頭做數。

店子裡，粗魯漢子盯望西裝友，問：「你究竟找誰？」

「找慧潔！」西裝友終于說出話來，覺錢投向會計部。

「你是什麽人？」粗魯漢子問。

「我姓路，名高偉……」

一語既出，使粗魯漢子憤怒。他是有記憶的人呀！女兒在十一二年前，就爲這個他媽的衰名字吃過不少苦頭……他收買佬，也和垃圾婆送上路家去，讓那所謂富翁數落一番，他的氣憋到現在還不能散清。

「你就是那個牙簽大少？」收買佬雙眼睜瞪，兩顆眼珠子像要冒出來。

「世伯，我——」

「別叫世伯，這裡夜人跟你有什麽關係！你跟我滾！」

「我是找慧潔有事商量！」

「商什麽量？你滾！」

「請問慧潔是否在——」

「她是良家婦女，有丈夫有兒子，你別來搞風搞雨！」

四四六：同意召看風水

「猜猜嘛，不難的，別不願動腦筋。」朱迪催促他，「你想想，什麽是吉凶問題呢？」

「你是指居住環境的好壞問題吧？」羅拔望望她，見她點點頭才再說下去，「你只選擇了這層樓，是好是壞也已定數，還考慮什麽吉和凶的問題？這豈不是多餘了嗎？」

「你看問題太片面了，」朱迪望望他，「你爲什麽不考慮深一層呢？例如房間的佈置，各處的方位等問題，都是值得考慮的，也是不可忽視或掉以輕心的。」

「那就找個風水先生來好了，……」

「那就對了，」朱迪打斷他的話，「我正是這樣想，凶這同事，經常生病，同時又經常碰到不如意的事，後來朋友勸她找風水先生看看家宅，結果經風水先生悉心指點，將房間佈置一新，總吉避凶，結果一切都順景了。」

「眞有這麽靈驗？我才不相信。」

「不到你不相信的，」朱迪說，「而且，凡事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再者，我是爲了我們將來更好，花一些錢也是值得的，我打算請我的姐妹介紹那位風水先生，她很相信他，我當然也相信他了。」

「隨便你吧，我沒有意見。」他答。

風水先生看看，太有必要了，吉凶問題就可解決了。告訴你，以前我有個姐妹，最初她不相信吉凶，後來朋友請她一起到樓下去看看，結果經過一番詳細勘探，發現這層樓的確是一個大凶之地，因爲這層樓的東面，使江水不能東流，所以，在這一段河床沉積起來，河床即淤塞變淺，故一到雨水多的洪水季節，河床容納直洩不及，即行泛濫。另外，在灌縣城外有座山叫玉壘山，擋住岷江的東面，使江水不能東流。所以，岷江西岸洪水泛濫時，東岸却往往有乾旱缺水之苦。爲此，李冰決定將玉壘山鑿開一個大缺口，使岷江水分成兩股水流，一條水流照舊，一條則經鑿開的缺口，流向東面而灌溉東岸的農田。這樣，洪水即可及時宣洩，不至成災，又可使東岸地區不缺水，一舉兩得。

玉壘山的岩石極之堅硬，所以，沒有炸藥發明，故鑿開玉壘山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程。李冰父子和當地的人民將玉壘山鑿開一個寬達二十公尺的缺口，稱爲「寶瓶口」。

寶瓶口鑿成之後，較大的洪水時仍有泛濫，但嚴重程度已減於從前。李冰父子再次視察地形，尋求原因。他們發覺，因寶瓶口地勢較高，由寶瓶口流入東部的水流量不多。但是，如要將寶瓶口一帶的人工分洪道再挖低，實在工程太難。他們知道，水源是從比寶瓶口地勢高得多的地方流來的，那麽，只要在離寶瓶口較遠處的江心築成兩股水流，其中一股即進入寶瓶口而至東岸地區灌溉農田。這一股水流因有分水堰攔着，故水位可比另一股水流的高，因而可比以前有多得多的水，流入寶瓶口。

要在江心築分水堰堰是不易的。因水流急，泥石一倒進去，即爲水冲散。李冰却想出一個妙法，使人織數丈長，直徑兩尺多的長大竹籠，裡面裝石塊及土。逐個將裝滿土石的大竹籠放入江心疊好，分水堰堰成的一條分水堰（即分水堰），讓岷江的水流在離玉壘山前較遠處即分口。

公元二元五百十五年戰國時代建造

都江堰水利工程

李冰初任蜀太守 徹底治岷江水患

史有爲証

通天曉先生：

聽人說四川省之所以能成爲「天府之國」。沃野千里，農產品豐富，全靠有了都江堰這水利工程。請問這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在何時建造的？是何人策劃建造的？何以這樣重要？

冼江先生：

都江堰大約是在公元前二百五十年左右戰國時代建造的。其時，李冰初任蜀太守。他知道，每逢夏季秋季，橫貫蜀轄的岷江常常會洪水泛濫成災，淹沒兩岸無數農田和房屋，使許多人的生命和財產受到損失，人民迫切要求治理水患。李冰認識到，非徹底治理岷江水患，不能發展農業生產，不能使秦國强大（當時蜀郡是秦國領土）。

李冰並不只是發號施令叫他人去治水，而是親自帶着他的兒子二郎和一些治水有經驗的人先行實地調查，不辭千山萬水跋涉之苦，詳細勘探了岷江沿岸各處地勢和水情，了解何以會發生洪水泛濫。在觀察地形中，李冰發覺，岷江由四川北部高山急流而下，到達灌縣地方，因爲灌縣地方突然平坦，水流就大大減慢，因而由上流挾帶的泥沙，就在這一段河床沉積起來，河床即淤塞變淺，故一到雨水多的洪水季節，擋住岷江的東面，使江水不能東流。所以，岷江西岸洪水泛濫時，東岸却往往有乾旱缺水之苦。爲此，李冰決定將玉壘山鑿開一個大缺口，使岷江水分成兩股水流，一條水流照舊，一條則經鑿開的缺口，流向東面而灌溉東岸的農田。這樣，洪水即可及時宣洩，不至成災，又可使東岸地區不缺水，一舉兩得。

玉壘山的岩石極之堅硬，所以，沒有炸藥發明，故鑿開玉壘山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程。李冰父子和當地的人民將玉壘山鑿開一個寬達二十公尺的缺口，稱爲「寶瓶口」。

寶瓶口鑿成之後，較大的洪水時仍有泛濫，但嚴重程度已減於從前。李冰父子再次視察地形，尋求原因。他們發覺，因寶瓶口地勢較高，由寶瓶口流入東部的水流量不多。但是，如要將寶瓶口一帶的人工分洪道再挖低，實在工程太難。他們知道，水源是從比寶瓶口地勢高得多的地方流來的，那麽，只要在離寶瓶口較遠處的江心築成兩股水流，其中一股即進入寶瓶口而至東岸地區灌溉農田。這一股水流因有分水堰攔着，故水位可比另一股水流的高，因而可比以前有多得多的水，流入寶瓶口。

要在江心築分水堰堰是不易的。因水流急，泥石一倒進去，即爲水冲散。李冰却想出一個妙法，使人織數丈長，直徑兩尺多的長大竹籠，裡面裝石塊及土。逐個將裝滿土石的大竹籠放入江心疊好，分水堰堰

人游官作不身此

官爲願不庵耐施

名人軼事

方煒先生：

施耐庵，是元末明初傑出的小說家「水滸傳」的作者，這是人所共知的，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出色的詩人。

有一次，施耐庵帶着書僮從青田乘船順瓯江而下，前往鹿城（温州）。在温溪碼頭上因船漏水，只得暫上碼頭稍息片刻。這時施耐庵見碼頭上停靠着一隻朱漆雕花的舫舟，船頭還懸掛着一面大旗，上書一斗方「秦」字。聽碼頭上的人說，這是白鹿城有名的豪富秦一彪的兒子秦小虎的船，是從石門洞游覽返家，路過此地的。事有湊巧，施耐庵船上的老大同秦府大船上的老大是舊相識，他徵得秦公子同意，讓施耐庵主僕兩人登上秦家舫，同去鹿城。

秦小虎在船艙內正和幾個花花公子一起飲酒取樂。見上船的人服飾平常，衣不耀眼，知道是個落魄書生，心中便不大高興。他氣勢洶洶地說：「何處來的窮書生？坐到船後梢去。」說罷，船艙裏的幾個惡少擠眉弄眼也哈哈大笑起來。

施耐庵心中頓時升起一股無名怒火，加上船後梢太陽晒得火辣辣的十分難受，便信口吟詩一首云：

岳王一失千秋恨，利劍當年未斬秦；留下奸雄無賴種，風波江上辱詩（施）人。

秦小虎認爲，這正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，何乘機耀武揚威一番，即命人取筆墨來，寫了一首詩：

「秦小虎在艙內聽了，不禁大吃一驚：「『詩人？』難道他是個詩人！」

施耐庵？誰不知道他是當今才子？會出任錢塘（今杭州），後棄官歸里，閉門著述。秦小虎久聞其名，便慌忙施禮道：「原來是施大人，晚生有眼不識泰山，不知貴客光臨，有失禮迎，恕罪！恕罪！」說着忙請施耐庵進艙和他的幾位好友相見